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感言



刘国强
男，满族，1957年生于辽宁西丰。西丰县文化局专业作家，辽宁省传记文学学会会长、辽宁省散文学会副会长。著有《日本遣孤》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20余部。

获奖感言

我对“下沉”这个词充满感情。下沉的力度和深度，决定反弹的高度。下沉进生活里，总会找到一眼旺泉。有人说，只要生活着，随处都是生活。我不敢苟同，因为“生活”和“生活”是不一样的。我们生活的时代，赶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原生态生活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刺激、精彩。但我们不能“抄袭生活”，要从石头里掏出金属，从大麦里酿出美酒，从鲜活素材中提炼出精品力作。在创作中，沉得越深，把握得越透彻，素材越有可能“升值”。

下沉进各种文体里，在创作中实现文体的“整合、融合、多元、创新”。好的报告文学，有多种文体融合的气象。有小说的叙述，也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表达内心世界和深层人性；有散文的放达和自由、诗歌的精练和唯美，还有戏剧的起承转合；还有影视的镜头语言和波澜起伏的情节，甚至像交响乐一样有雄壮的声调。

下沉进文字里，快乐而沉醉。文字有神奇的力量，能描绘世界上的一切。它似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能，但至

于能力几何、精彩与否，却在于“使用者”。因此它又最公平，没有对文字的足够敬畏和尊重，同样的“随用随取”，呈现出来的东西却天壤之别。同时，还要下沉进美里，让文章成为一束光。力争让一枚枚文字发光，这是每一个文学工作者的责任。

感谢全国时代楷模李守江和他的团队，他们在千里罗布泊大戈壁无人区，在没有水、没有路、没有电的生命禁区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奇迹，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以大无畏的科研精神和出色的拼搏精神，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技术垄断和封锁，开发和生产了钾肥，使中国农民用上优质而廉价的钾肥，让中国农业挺起脊梁，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捧在自己的手上。感谢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委，如此支持和重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激发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对祖国的深深的热爱。感谢各位评委，把这么重要的奖项颁给《罗布泊新歌》。今后我将更加勤奋学习，深入生活，书写美好的人性，书写民族团结，书写改革开放中蒸蒸日上的祖国大业！



田天、田莘
田天，本名田贞见，男，土家族，1963年生于湖北长阳。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湖北作协副主席。著有报告文学集《你是一座桥》、散文集《向父亲倾诉》等。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田莘，女，土家族，1963年生于咸丰县。湖北恩施自治州文联名誉主席。著有中篇小说集《小城是真实的》、影视剧本《漂洋过海来爱你》等。

获奖感言

有人得知我和田莘合著的《父亲原本是英雄》荣获第十二届骏马奖，便笑称这是我的“二度梅”或者“二进宫”，因为我的第一本书《田天报告文学选》，曾在第四届（1988—1991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中获奖。当时还没有“骏马奖”这个闪光的奖牌。那是1992年，我从邮局收到一笔足够结一次婚的丰厚奖金。距今快30年了。

2019年5月，我本来正在一家酒店闭门写作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领导人民治理长江、建设长江的“中国故事”，但是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协一声令下，我便立即撤出“长江战场”，加入省作协张富清事迹采访团，5月12日，我们长途跋涉十几个小时，赶往湖北省最偏远的、“脚踏三省”的恩施州来凤县。我的任务是写一本报告文学，采访自然越深入越好。可是老人已经95岁了，严重耳背，几乎每一句话都需要老伴“翻译”。加上当时老人已被各级新闻媒体“包围”，我们通过当地作家协会“开后门”，才能和老人匆匆见上一面。时间紧，任务重，于是我邀请恩施州资深作家田莘

和我一道采访，一路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写作任务。

“骏马奖”对我个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将近30年前，我的第一本书得到“骏马奖”的鼓励和肯定，从此我便坚定了报告文学的文体信心，之后几十年里都将主要精力用于报告文学的写作和研究上——这在湖北少数民族文学圈，一直是个“另类”。后来从事专业创作，也以报告文学创作为主，至今仍是武汉市唯一一个专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专业作家。

可以说，“骏马奖”决定了我最初的文体选择，改变了我的写作命运，神秘地、润物细无声地、强有力地奠定了我的事业人生。

现在，第十二届“骏马奖”评委会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最高荣誉授予《父亲原本是英雄》，我们两个土家族作者深感荣幸，备受鼓舞，这是对湖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极大鞭策和鼓励，更是对我们第一次合作的肯定和褒奖。

土家人懂得感恩。最好的感恩，就是在享受巨大荣誉的同时继续努力，力争早日写出更多时代需要、人民满意的好作品。

诗歌



王华
女，侗族，1968年生于贵州道真。贵州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雪豆》《雏鸡》《家园》《花河》、小说集《天上没有云朵》等。

获奖感言

非常感谢各位评委，给了《海雀，雀雀》这么高的荣誉。

记得那年，为了写好这部报告文学，我住进了海雀村。老支书已经离开我们一年之久，老伴搬到二儿子家房子里住着，我也住在他二儿子家楼上。

老支书的房子是一间土屋，很小，还非常旧。除了它，海雀已经没有这样的房子了。村子里全都是白墙蓝瓦的大房子。当初，老支书想的是等别人的房子都改完了，才动自己的。可真到了那个时候，他又觉得没那个必要了。两个老人，一间土屋够了。他想。

二儿子家的房子很大，长五间，三层楼。一楼开了一间日货店，旁边住着老母亲。因为生活习惯不一样，老母亲自己住自己吃。我去的时间，是刚过完年不久。年前儿子们给她买了一头年猪，大半条还挂在火炉上空。老人生活得很安详，每天坐门口晒着太阳，听着松涛，看着小孩子们从门前那间村小里扑楞着进出。

海雀被一大片森林接着，房舍间，还有各家根据自己的喜欢种的各种果树、花树。几轮的房改工程，已经将这里的民房统一了风格，道路也全部硬化了，半坡还有一个小广场，村里有了拿工资的清洁工——海雀很美。以至于，我都不太相信曾经的海雀真是资料上介绍的那个样子——一个“苦甲天下”、

不适合人居的地方。

但海雀人还保持着每天只吃两餐的生活习惯。这可苦了我。我原本是一日三餐十分规律的人，每天清早起来，就巴巴等人喊我吃早餐呢，可每天都要等到10点以后，才能吃到当天的第一餐饭。早些年穷，能保证一日两餐已经不错了，所以就一直一日两餐了。我去的时候，他们才刚脱了贫，这一习惯还没来得及改。

幸好他们家开着日货店，我可以买些饼干、薯片什么的充当早餐。

我住二楼，屋子很新，新窗帘、新床铺。据说是专门为客人准备的房间，老支书的二儿媳是个勤快人，每天都会将房间打扫一遍。但楼上没有厕所。虽然修了大房子，他们依然在猪圈上上厕所。幸好他们家对面就是村委会，村委会后面有个公厕。又幸好他们家有只狗，还跟我亲。夜里要去对面的公厕，我就叫上它。它也依然保持着这里的土狗的传统，很苗条。我打着手电，它在前面扭着腰带路。到了公厕门口，它便留下站岗。

我在那里住了一周，临走前它带我去看了老支书的坟，又在老支书留下的森林里走了走。《海雀，海雀》出版后，我带着这本书回到海雀，它又向迎接亲人一样迎接我。

那天，又是它带着我去了老支书的坟前，我把这本书烧在了那儿。



冯娜
女，白族，1985年生于云南丽江。中山大学图书馆馆员，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著有《寻鹤》《唯有梅花似故人——宋词植物记》等。

获奖感言

就在我得知有幸获得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时候，我重读了奥登的《以叶芝为例》。奥登在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和我们自己相比，叶芝作为一名诗人在他自己的生活的那个时代曾面临过怎样的困难？这困难和我们自己的相比起来有多少重叠之处？它们相异之处又在哪里？对于两者的差异而言，我们可以从叶芝处理他自己时代的方法中学到什么，它们能够直接地、不假思索地被我们拿来处理自己的时代难题吗？”我想，作为一名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诗人，我们也很必要时常这样自问。此外，从伟大的民族文化、优秀的诗人和诗歌传统那里我们又该如何学习面对自我、他人以及面对时代的方法和态度？

在诗人叶芝生活过的100多年后，我们进入了一个社会交互性极强、现代科技迅猛发达的时代。现代科技和传媒不仅改造和规划着我们的生活，也让我们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中领略了人类多元化的生存图景和生命风景。而世界，呈现出巨大的统一和巨大的撕裂：人类渴望着“诗意地栖居”，却依然在不断经历战争和灾难；诗人们一面挽

留着田园牧歌的缓慢，一面目睹城市化浪潮席卷昔日家园，人们大规模地离开土地；伴随着对宇宙勘探的深入，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也在飞速拓展……在近20年的诗歌写作中，我深深感到在这个时代一个诗人的困惑和艰难。时代不仅考验着我们洞察事物本质、甄别时代趣味的能力，更加考验着我们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理解和对共同命运的体认——这需要我们付出耐心、爱、悲悯、智慧和良知。

对于个人而言，写作更多时候是对自我的教育；它包含着对自己认知方式的塑造、对自己天赋和创造力的挖掘、对自身盲从和偏见的纠正，以及对自我完成的一种要求。《无数灯火选中的夜》一书就是阶段性地呈现了我——一个少数民族的后裔，在边地与城市、少数与多数、辨认和怀疑之间，在如何锻造自己的心灵风貌。从这个意义而言，我更倾向于将“骏马奖”这样的褒奖视为对我的一种鼓励和提示，诗歌赋予我们的尊严和荣光将引领我们更加自觉地走在“成为一个诗人”的路上。而一个被诗歌选中的人，将始终勤勉始终清醒，接受诗歌对我们的挑选。



马占祥
男，回族，1974年生于宁夏同心。吴忠市作协主席、同心县文联主席。著有诗集《半个城》《去山阿者歌》《山歌行》等。

获奖感言

获得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对我而言，这是对少数民族诗歌的肯定和奖赏。感谢中国作协、国家民委！这个奖更大意义在于褒奖了我所生存生活的那片热土，以及那片土地上内敛、虔诚、憨厚的回族同胞。我只是以诗歌形式呈现多民族共同体生存情状的载体。

我生活在西北的一个小县城——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那里干旱、缺水，年降雨量200毫米，蒸发量却达到2300毫米。有几座山峦，黄且荒凉；有一条细流，泥沙俱下。干旱是特点，也

是病症。好在经过近10年的治理，山绿了，水也清了。在这里写作诗歌，我认为这是阅历和地域给我的礼物。回顾30年来的诗歌创作，我始终对生存的土地和身边人群抱有感恩之心：他们不但成就了我，也成全了我的诗歌。诗歌是我向他们致敬的惟一方式。我将继续写下去，用文字回报他们赠予我的温暖和信心。

由衷地要说的一句话是：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国度写作诗歌是我无上的荣耀！

再次感谢！



满全
男，蒙古族，1967年10月出生。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院长，内蒙古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诗集《温馨时光》《飞鸟集》等。

获奖感言

感谢评奖委员会把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颁给诗集《春夜，谁在呼唤》。

诗歌是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家园，也是人类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的一种古老方式。在不同朝代、不同族群、不同语境中，诗歌扮演、肩负着不同角色和职责。我是生在乡下、长在草原，工作在高校、生活在城市的双语诗人、学者型作家。

很多人总是询问我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母语表达和非母语表达有何区别？这是有趣的语言转换问题。对我来说，不同场景、不同语境、不同人群会唤醒不同的语言系统，有时用母语系统进入创作状态，有时以非母语系统进行书写状态，不同语言带来不同的快感。诗歌与学术如同火海与冰山。诗歌代表着我的激情、才气和浪漫，学术代表着我的理性、睿智和严谨。每时每刻穿梭在草原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母语与非母语、诗歌与学术之间，倾听着来自不同领域的声音，体验着世界的丰满和复杂。

记得那是深秋的一个黄昏，独自坐在河岸，感受到草原的辽阔、土地的厚重、时间的无情、人生的无常，灵魂深处悠然产生了强烈的表达冲动。从那时起便踏上了通向远方的诗歌路程。对我来说，草原像诗歌一样悠扬，诗歌像草原一样辽阔。天那么高、地那么阔，站在草原中央，眺望火红的晚霞，心中充满诗意和感慨。无需回答诗是何物，诗就是灵魂的舞动、生命的绽放，通向远方和真理的路径。

草原是古老的，古老意味着厚重和苍茫。草原是辽阔的，辽阔意味着包容和寂寥。草原是豪迈的，豪迈意味着刚健和热烈。对我来说，草原不仅是地理学概念，很多时候是一种文化学概念，是一种精神版图、生命密码和美学地标。草原，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隐藏着人类的全部精神密码。

《春夜，谁在呼唤》诗集是一部讴歌英雄、讴歌人民、讴歌草原的作品。很多人叩问为何写诗？我想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均有一道光，为点亮它，我将继续写诗。